

第一章

一燈如豆。

燕京三大銷金窟之一——「春意樓」的後院小屋裡，韓大娘心如死灰地躺在臨窗的木板床上，不同於前院的亭臺樓閣、衣香鬢影、笑語喧譁，後院的兩排屋子簡陋、安靜、昏暗，離柴房、大廚房很近，走路都要小心突然從腳旁竄過的老鼠或野貓。

年過四十的韓大娘明白自己大限將至，仙丹妙藥也只能讓她多喘息幾天，她不需要。更何況，有哪一家青樓楚館會為了一位早已失去青春容顏的退役妓女、淪為招攬賓客和指導新買來女孩的嬤嬤請好大夫？

月色如水，歲月悠悠。

七歲時的韓蓮，何曾想過自己會病死在妓院裡？

或許是死期將至，她時常想起小時候，高高瘦瘦的爹爹原也上過私塾，夢想著考秀才，奈何父母先後病死，家境清寒，跟著一位族叔挑起擔子做了貨郎，搖著小鼓兒，穿街走巷的叫賣胭脂花翠和磨鏡子，過了二十歲才娶上媳婦，一樣是窮苦人家出身的娘親，模樣嬌小俏美，像玲瓏的香扇墜兒，做得一手好針線，接了成衣鋪子的活兒回家做，夫妻齊心，漸漸存了點錢，生下韓蓮，娘親捨得為她做新衣裳，爹爹在燈下為她啟蒙，教她認字。

韓蓮知道，爹爹、娘親很想生一個兒子，隔壁的張婆婆說娘親生她時難產，落下了病根，不容易再懷上，教韓蓮長大後一定要好好孝順爹娘。韓蓮聽了，有些茫然，有些難過，還有一點點慶幸，爹娘沒有兒子，就永遠只疼她一個……想到這裡，她卻又羞愧無比，自己真是太自私了，爹娘沒有兒子，心裡不知道多難過多焦急呢，就像爹爹說的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

直到她七歲，娘親又懷上孩子，韓蓮發現自己和爹娘一樣歡喜莫名，一樣期待弟弟的來臨。她更貼心懂事了，每天幫著打掃屋子，升火煮飯洗衣服，爹娘都誇她以後一定是個好姊姊，全家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氛圍裡，直到像噩夢一樣的噩運突然降臨韓家那窄小深巷裡的沉舊木板屋。

想起那悲劇性的日子，韓大娘已無生氣的眼睛裡不自覺地浮現一層矇矓水霧。為了即將出世的小生命，爹爹一日也不肯歇息，春雨寒透心肺照樣出門沿街叫賣，天不擦黑不進門。那一日，娘親與她分吃兩張烙餅夾酸黃瓜當午膳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來，帶著令人恐慌的叫嚷聲，張婆婆的兒子張大叔叫著要娘親快跟他走，說爹爹出事了……

出事？出了什麼事？

被留在家中的韓蓮如墮五里霧中，又驚又怕，張婆婆過來陪伴她也無法消除心底的不安。爹爹是這個家的頂梁柱，千萬不能出事啊！

接下來的日子比噩夢更可怕，被人用門板抬回來的不只爹爹，還有娘親，娘親的下身全是血，張婆婆哭喊著娘親落胎了……

為什麼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韓七被一個騎著大馬的姑娘踩死了！」

「那姑娘家跟著的隨從丟下一錠銀子就想走人，太可恨了，幸好張大哥剛好經過撞見了，喊著要報官，有看不過眼的街坊鄰居圍住了那姑娘和隨從，張大哥趕回來報信，韓大嫂去了見丈夫慘死，便抓住那姑娘要她償命，那姑娘長得跟仙女一樣，卻比地獄的惡鬼還壞，不但一把將韓大嫂推倒在地，還打了她兩鞭子……」韓蓮哭斷肝腸也喚不回曾經幸福的歲月，爹爹慘死馬蹄下，弟弟來不及出世便沒了，娘親奄奄一息地拖了兩天也死了，轉眼間，她家破人亡，無依無靠。

鄰居連絡本家的堂叔堂嬸來辦喪事，家裡來了一位穿著體面長袍的中年男子，和堂叔堂嬸商量些什麼，韓蓮半夜起來上茅房，聽見堂嬸和堂叔說悄悄話。

「真的不報官？」

「報什麼官？那可是寧國公府的大小姐，她縱馬踩死了一名貨郎，家裡的管事出面要賠償一百兩銀子，哪位官老爺敢把她抓起來問罪？」

「三條人命就值一百兩銀子？」

「要不然妳還想坐地起價？我們做到背駝了、牙齒掉了，也存不了一百兩銀子，那位陳管事還說了，我們若執意告官，寧國公府也不怕，安慶王府的世子爺能證實那天大小姐在安慶王府作客，不曾騎馬出門。」

「真可怕，怎麼還扯上王府？」

「安慶王可是當今聖上的堂兄弟。」

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平頭百姓沒人不害怕跟官府打交道，更畏懼冒犯皇權。

相比生活在雲端的功勳貴族——寧國公府，韓家和韓家人的性命，如草芥如塵埃。

韓蓮跪在父母靈前，伏首淚流滿面。

葬了父母，堂叔堂嬸領了她要回老家去，卻一路坐船到了富饒的益州城，堂叔下船說要辦點事，堂嬸難得地買了兩塊紅豆餡的粉糰子給她吃，快黃昏了堂叔才回來，後面還跟著一女二男，那女人吊梢眼，一臉精明相，堂叔把她推到那女人面前。

那女人不住打量她，還捏她的肩她的手，像在挑揀雞鴨似的，她厭惡又不安地逃到堂嬸背後躲起來，聽堂嬸罵堂叔，「你也太沒良心了，就算要賣孩子，也不能賣到窯子裡去！我求你了，賣給大戶人家做丫頭也行……」

韓蓮如遭雷擊，她知道窯子是什麼地方，張婆婆有一回來拉著娘親訴苦，說她五妹夫欠了賭債，把兩個女兒都賣入窯子當妓女，她妹妹都快把兩眼哭瞎了。

堂叔得了一百兩銀子，為什麼還要賣了她？

韓蓮嚇得哭出來，見那女人身後跟的兩個男人走過來要捉她，她轉身跳入江中，她要逃，逃回家裡，張婆婆和張大叔一定會救她……

她溺水了，心想死了也好，又可以跟爹爹娘親在一起，她安心地往下沉……醒來後，病了一場，才知已身在益州城最大的青樓「香影閣」裡，同一間屋子還有三個跟她差不多年紀的小姑娘。

韓蓮從此不曾再笑過，她只學會了「賣笑」。

直至今日快斷氣了，終於能夠掙脫卑賤不幸的命運，她的心依舊充滿了無盡的淒楚與悲涼，任由多情婉約的月光透過窗口映照在她枯槁灰敗的面容上，也抹不去盤旋她內心三十九年無處傾吐的悲愁、哀痛和悵意。

若說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她做錯了什麼，為何家破人亡，淪為人人唾棄不恥的妓女？而害得她家破人亡、揹負了三條人命的寧國公府大小姐花榮月，為何反而一生榮華富貴？夫婿貴為安慶王，花榮月成了安慶王妃，兒女雙全，子孫繞膝，今天早上東大街上鑼鼓喧天，安慶王妃年僅十七歲的長孫尚了公主，一家榮寵無限。

什麼是公道？

老天爺啊，你不會做天莫做天！

韓大娘睜著已混濁的雙眼，靜靜地流下血淚。

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

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

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，

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！

韓大娘唸著昔年花魁留下的絕命詩，喘息著，「流霞姑娘你說的對，天道不公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……賤民就是賤民，那些貴人不會在乎賤民的死活……但是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所以我沒有學你用一根繩子吊死自己……我拚命活著，就是想看她得到報應，可是沒有……沒有報應……什麼都沒有……我好恨啊——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我的仇……」

天氣多好呀！

春日的風，吹醒了大地，吹綠了枝頭，吹放了蓓蕾。

春風微涼，使人精神舒爽，空氣帶著濃密的潤濕，少了寒冬的乾冷。

絢爛而明媚的春季，是京城一年中最舒服的季節。

梅花已落盡，輪到李花、桃花和杏花爭春，接著，百花將紛紛綻放爭妍奪豔，但是耐看的還是高聳的老柏和巨松，活得比這些俗世男女都長久呢。

寧國公府的表小姐寒蓮，懷藏著許多祕密的嘴角微微上翹，眉目如海棠花一般清麗，蓮步悠閒地穿越九曲橋，來到五角湖心亭，丫鬟秋水伶俐的掏出帕子將美人靠擦拭一遍。

另一個年紀大些的丫鬟雲雀扶著寒蓮斜坐著倚在美人靠上，雙手靈巧地比劃著，似乎在問「小姐要喝熱茶嗎」。

雲雀竟是個啞女。

寒蓮抿了唇笑，搖了搖頭，回身看著湖中倒影，彷彿想看清楚什麼而不可得，眼裡閃過一絲茫然，浮生若夢，無常迅速，什麼是真？什麼又是假？

寒蓮伸手想滑晃水中的倒影，當然一根手指也碰不到水，她幽幽嘆息，喃喃自語，「瘦影自憐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我是誰？寒蓮？韓蓮？是呵，也只有寒蓮

能憐韓蓮了。」

去來朝夕，死生晝夜，結束了卑微如塵沙的一生，新的命運向她招手。

慈悲的老天爺啊，這是我們之間的祕密。

秋水一直注意著小姐，怕她又出什麼意外。一個月前，小姐因不滿國公的繼夫人為她挑的親事，懸梁自縊，最後雖然死裡逃生，但已驚動了寧國公，寧國公勃然大怒，這逼死外甥女的名聲若傳了出去，他還有何臉面？寒蓮屋裡服侍的下人，除了啞女雲雀，全都給賣得遠遠的。

秋水和幾個婆子、小丫鬟都是大小姐親自挑選送過來的，無不戰戰兢兢的，誰也料想不到平日悶不吭聲、光有美貌卻性情軟綿的表小姐寒蓮，竟然有尋短的勇氣。離了國公府，被賣往偏遠苦寒之地，哪還有好日子過？

秋水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唯恐表小姐又傷春悲秋、自憐身世，忙笑道：「小姐，您身子剛好，大夫說了，切忌多思多慮。您才十四歲，大小姐說她一定會替您作主，不會讓夫人對您的婚事指手畫腳，您且寬心吧！」

也因自縊未果事件，教大小姐和繼夫人的鬥法小小占了一次上風，因此，前幾日寒蓮要求去慈雲庵上香，大小姐一口應允，還派人送寒蓮去慈雲庵住兩日。

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小姐惹不得，受大小姐庇護的寒蓮自然也須好生伺候著。大小姐花榮月可是寧國公府唯一的嫡女，她與胞兄花榮信是元配夫人所生。花榮月十二歲喪母，繼夫人毛氏是汝陽侯的老來女，年輕貌美，進門第二年即產下一子，很快贏得寧國公的歡心，在府裡站穩了腳跟。

寒蓮的母親是寧國公的一位堂妹，大家小姐卻天真瀾漫，愛上了寒門秀才，不顧一切下嫁，心想用自己的嫁妝定能與夫婿過著迎風弄月、彈琴吹簫的詩意生活，誰曾想寒秀才竟是個俗人，一心只想攻書，中舉人，金殿傳臚是他畢生的志願，文弱的體質經不起焚膏繼晷、一心向學的日夜苦讀，在寒蓮三歲時一病不起，沒兩年便與世長辭。

那時的寧國公夫人很是同情這位命運不濟的堂妹，那樣詩情畫意的一位佳人卻所託非人，便接了寒蓮母女進府安身，但寒蓮的母親心灰意冷，將寒蓮托給寧國公夫人，自己拜在「慈雲庵」的住持門下，削髮遁入空門，法名靜慧。

寒蓮跟著表姊花榮月一起讀書玩耍，每隔數月便往慈雲庵上香，有時見得到靜慧師父，有時靜慧師父在靜修不見她，日子過得平靜而舒心，直到寧國公夫人不幸去世。

繼夫人毛氏進門，才十八歲，跟十三歲的繼女花榮月一直處不好，寒蓮一向什麼都聽表姊的，毛氏就看她不大順眼，後來發現寒蓮一直愛慕表哥花榮信，毛氏心裡不免嗤笑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呢——當然，天鵝肉是指花榮信。

元配的嫡女和繼母之間大都是面子情，親戚女眷們自然心裡有數，不去挑破就是了。

花榮月的姑母是安慶王妃，在大嫂臨終前曾有過許諾，待花榮月及笄後便迎娶進門作世子妃。

毛氏無法拿捏花榮月的婚事，便常讓娘家姪女毛景蘭到寧國公府小住，美其名一

來可以陪伴她，二來小姐們在一起也比較有交流，寧國公自然應允。

毛景蘭是汝陽侯世子的嫡長女，比花榮月小兩歲，比寒蓮大一歲，初見毛景蘭的第一眼，花榮信便為之痴迷，心中讚嘆：絕世美女！

那精緻絕美的五官絲毫不輸給親妹妹花榮月，鵝蛋臉，柳葉眉，丹鳳眼，玲瓏瓊鼻，櫻桃小嘴，堆雲墨髮，妝容精緻淡雅，宛如月宮仙子般迷人。

花榮信雖然憐愛表妹，但他是寧國公世子，寧國公自然要挑一門對家族有利的親事，出於對毛氏的看重，兒子又喜歡，便為花榮信訂下毛景蘭為妻。

花榮月氣得半死，沒想到大哥竟然色迷心竅，甘願與繼母親上加親，不在乎她的反對。在大哥訂親的那一日，她怒氣勃發地騎馬出去狂奔，不小心撞到了人，似乎還死了，但她半分也沒放在心上，父親自然會派管家擺平。

時隔一年，她已忘了怒馬狂奔踩死人之事，心心念念的是毛景蘭及笄了，很快將進門成為她的大嫂，如果她能早些嫁出去就好了，偏偏兩年前姑母的長子——安慶王世子寇淮，陪太子去避暑行宮狩獵時遇謀逆者行刺，寇淮替太子擋了一箭，那箭有毒，不治身亡。

安慶王和王妃傷心甚鉅，彷彿一下子老了十歲。

元徽帝為了彌補寇家，特下旨誥封安慶王的次子寇準為世子，並恩賞他一個官位，進守衛京城的左軍都督府任都督僉事，雖只是管兵籍之類的雜務，卻也是正經的四品官，也有不少油水。

花榮月因寇淮的死，傷心了很久，聽到皇帝下旨恩賞寇準，一點也高興不起來。寇準，字焱之，不同於長兄寇淮的文韜武略、儒雅俊秀，是安慶王引以為傲的兒子，是寇氏家族興盛的希望。相反的，寇準是燕京有名的浪蕩子，喜與三教九流廝混，眠花宿柳，不以名聲敗壞為恥，從小被安慶王打到大，直到他十三歲，長得高頭大馬，力大無窮，安慶王再也打不過他了，終於放棄，只要他不殺人放火、玩女人玩出私生子，安慶王便不管了，反正有長子頂起門戶足矣。

顯然老天爺看不慣有人既榮華富貴又順風順水，足以頂天立地的寇淮死了，不肖子寇準卻活蹦亂跳的，成了安慶王府的世子爺。

不只安慶王要從頭教育世子，花榮月也一直煩惱這門親事她還要不要認。她一心想嫁的是寇淮，事實上姑母也擔心她反悔，不嫁給寇準。

時間就在她的猶豫中流逝，而今她已芳齡十七，十五歲那年，上天開了一個玩笑，寇淮的死訊成了她的及笄禮，她正傷心呢，隔年花榮信卻與毛景蘭訂了親，往後娘家還有誰是她的靠山？若非姑母一力主張婚約依然有效，繼母早慫恿父親把她另外嫁了。

怪不得世人皆道，有了後娘，就有後爹。

毛氏畢竟不敢開罪安慶王妃這位姑奶奶，便將歪腦筋動到寒蓮身上，從娘家那邊的親戚裡面千挑萬選了一位歪瓜劣棗——毛景蘭外公家一位庶子的兒子，壽昌伯十幾個庶出孫子裡的一位，個子又矮又胖，無才學，無功名，在外頭又拚命宣揚自己是壽昌伯府的孫少爺，人稱曹十一。

毛景蘭的母親、汝陽侯世子夫人來看過寒蓮，相中寒蓮母親留給她的一些嫁妝，

算算也有兩、三千兩銀子，配曹十一綽綽有餘，便托毛氏作冰人。

寒蓮得知此事，如墜冰窖，當晚便懸梁自盡，好不容易救了回來，寧國公大發雷霆，親事自然作罷！如今毛氏看她，是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處處不順眼，即使有花榮月護著，又能護她多久呢？

雲雀雖口不能言，但耳朵能聽，身手靈活，她是最擔憂寒蓮處境的人。

死而復生的寒蓮，花了一些時間消化原主的記憶，加上前世的經歷，心中已有打算。

第二章

花榮月的乳娘周嬪嬪，一走進大小姐的閨房便聞到了玉簪花的清香，白淨微胖的臉龐笑起來更顯得慈祥溫婉，自從前國公夫人去世後，花榮月便成了她的主心骨，她的全副心思都在花榮月身上。

周嬪嬪是府裡最體面的嬪嬪了，連毛氏的陪房見了她都不敢鼻孔朝天的端架子。花榮月剛梳洗好，沒有穿外袍，只穿著海棠織錦衫子和銀紅底撒白玉蘭花的挑線裙子，慵懶地坐在梳妝臺前，巧手的大丫鬟凝珠用篦子細細為她梳髮一百下，隨後將一頭烏黑濃密的長髮盤成疊雲般的飛仙髻。

這時，花榮月從鏡裡看見來人，笑道：「嬪嬪來了。」

周嬪嬪在主子面前從不托大，行個福體才上前取代凝珠的位置，將一支赤金青鸞展翅簪子牢牢地嵌在髮裡，青鸞口中銜著一串碧綠嫣紅的寶石流蘇，美得不似人間凡品，既華貴又雅致。

花榮月滿意地頷首，鏡裡的美人膚如凝脂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若天仙，光是靜靜坐著便宛如花樹堆雪，瓊壓海棠。

周嬪嬪看在眼裡，心裡又是驕傲又是放心。這支赤金青鸞展翅簪子，是大小姐正月生辰時安慶王妃特地送來的，暗含求娶之意，大小姐一直很喜歡卻又不願意戴。今日，大小姐沒有阻止她挑了這支金釵，想來是下定決心願與寇世子成親了。是啊，哪裡有比嫁入安慶王府更富貴更穩妥的親事？這女人的一生便是後宅內院，婆婆好相處便占了一半福，安慶王妃是大小姐的嫡親姑母，素來疼愛大小姐，有婆婆當靠山，大小姐嫁了人一樣可以在安慶王府橫著走，而她也就可以跟著享福了。

同樣是寇世子，由寇淮換成了寇準，是花榮月遲遲下不了決心的心結。

若非前兩日，毛氏不懷好意的笑道：「大小姐眼界高，王府都看不上眼，莫非想進宮伴駕？」毛氏又懷了孩子，正有恃無恐。

花榮月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皇上前幾年過了五十大壽，還有幾年春秋？但毛氏的話也提醒了她，她若是繼續挑三揀四，像毛氏一樣錯過佳期，只好給人當繼室。

況且，想跟安慶王結親的功勳之家不在少數。即使寇準臭名在外，但浪子回頭金不換，如今好歹也是正四品官了。

但午夜夢迴之時，花榮月總忍不住會想，如果寇淮不死該有多好，她早已嫁過去

當世子妃了！

周嬪嬪能了解她從小帶大的大小姐的心情，若是盲婚啞嫁倒也罷了，大紅花轎抬過去便也是一生一世，壞就壞在從小認識，知根知底，心儀、欽服的人是大表哥，對浪蕩胡鬧不爭氣的壞小子是能躲多遠就躲多遠，唯恐不小心招惹上了，結果卻要嫁給從不看在眼裡的壞小子，怎能不猶豫不擔心？

更糟的是，寇準屋裡的侍妾通房已有好些人，看樣子還不準備打發出去，新娘子進門就要和那些上不了檯面的賤妾們爭夫婿的寵愛，捻酸吃醋，教豔絕塵寰、心高氣傲的大小姐如何不胸悶氣短？

周嬪嬪完全懂，屏退屋裡的人，悄悄向大小姐獻計。

「讓寒蓮做我的媵妾？」花榮月完全在狀況外。

周嬪嬪以為她終究不喜丈夫納妾，溫聲勸道：「我的好小姐，妳千萬不能作繭自縛，學那寒門小娘子那般不許丈夫納妾，徒惹人嗤笑，也會失了公婆的歡心。退一萬步說，即使寇淮世子尚在，一旦繼承王位，能上玉牒的側妃便有兩位，更別提其他侍妾、通房了。」

花榮月出身功勳貴族之家，自幼見多了妻妾爭寵，壓根兒沒有「一生一世一雙人」的念頭，只知道自己是未來的安慶王妃，就算今日寇準屋裡沒人，也難保明年沒有，十年後沒有，她才懶得為賤妾傷神。只要她能坐穩世子妃的位置，看有哪個賤妾敢挑戰她的權威？

「蓮兒行嗎？」花榮月質疑。

她當真沒將軟弱無能的寒蓮放在心上，如同她看不上粗豪武夫的寇準一樣。她沒有想要獨占寇準的心思，也不信寒蓮能與寇準後院那一票狐媚子鬥上一鬥，這樣的媵妾，能起作用？

周嬪嬪心中大定，她的小姐果然是明白人，和寒蓮情同姊妹是一回事，憐孤惜幼能博取好名聲，但始終沒忘了自己的身分。

花榮月是天上的雲，寒蓮是地上的泥。

花榮月溫言細語道：「得了，周嬪嬪，我向來把蓮兒當妹妹一樣，怎好委屈了她？再說了，像蓮兒那樣的軟骨頭，哪應付得來那些狐狸精的鬼蜮伎倆？寇準可不是憐香惜玉的主！還是我去求爹爹出面，從小官吏家裡挑一個嫡子給蓮兒作夫婿，再不濟也比曹十一強些許。」

周嬪嬪十分慈愛地看著她，「大小姐完全像去世的國公夫人，高貴、善良、賢德，也難怪安慶王妃無論如何都想要您進門作媳婦呢！」

花榮月眼睛裡的水光流動著，被奉承得十分欣悅。

周嬪嬪又道：「不過在老奴看來，不管是給壽昌伯的庶出孫子作正妻，還是嫁進小官吏家裡作媳婦，都遠不及給安慶王世子爺當妾室。」

「哦？」花榮月的美眸染上一抹疑慮。

周嬪嬪笑了，眼裡流露出真心的關懷，「大小姐您想過沒有，一旦您嫁了人，寒蓮小姐留在府中何以自處？自從那次的事之後，國公爺表面上怪繼夫人胡亂作媒，暗地裡何嘗不氣表小姐在家裡輕生，壞了國公府名聲？事情雖壓了下來，但

表小姐可成了一塊燙手山芋，又有繼夫人不時吹枕邊風，國公爺哪會用心給表小姐尋一門好親事，還不是任由繼夫人搓圓捏扁，以表小姐怯懦的性子，若是想不開又自縊了呢？」

花榮月聞言變色。

「是啊，一直以來蓮兒都是我身後的跟屁蟲，沒有我護著她，那些捧高踩低的下人甚至敢把殘羹剩飯端給她吃，哪能過得如此體面？」花榮月對這一點從不懷疑，既憐表妹孤苦無依，又對寄人籬下的窮親戚本能地輕視，嘆息道：「這蓮兒除了一張臉能看之外，性子愚昧軟弱，遇事不爭不鬧，跟她親娘一個樣，一個只知道入空門，一個只會懸梁上吊。」她倒沒去想，寒蓮憑什麼去爭？又哪裡敢去鬧？誰會在乎？

周嬤嬤完全同意。「倘若沒有大小姐護著，繼夫人早想把表小姐趕去慈雲庵陪靜慧師父清修了，免得日後世子夫人進門，礙了毛大小姐的眼兒。」

一提及毛景蘭，花榮月清麗絕倫的容顏一陣陰沉。

「毛家的女人就是雞腸鳥肚，蓮兒那軟骨頭又不礙著她們什麼，沒法將人趕出府，就找了曹十一那種貨色來噁心人，害蓮兒想不開，姑姪兩人一樣的歹毒心腸！」

周嬤嬤頷首附和，「寒蓮小姐一日離了大小姐，哪還有好日子過？」

她心裡卻想那日毛氏要給寒蓮說親，大小姐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，分明懶得管；寒蓮到丹鳳院想求她作主，她也沒見。直至寒蓮上吊了，大小姐才逮著機會和繼夫人大吵大鬧，哭到國公爺面前，要替可憐的表妹討一個公道，可是，寒蓮養病期間，大小姐除了派幾個人去暖香院伺候，自己卻嫌上吊者穢氣，一步也不肯踏入。

周嬤嬤在心裡嘆了口氣，遺憾原國公夫人去世得早，沒有教會大小姐圓融處世，完美的外表下缺了一顆七竅玲瓏心，只知爭強好勝。

花榮月金尊玉貴的被養大，沒有很深的心機，從來只會在別人身上找毛病找問題，她端起十瓣蓮花的白玉茶碗，喝口茶潤潤喉，以施恩的口吻道：「就讓蓮兒做我的媵妾吧，以她的家世和那一丁點陪嫁，嫁入小官吏之家也是要受苦的，做我的媵妾，至少我能保她富貴安逸的日子不變。」

周嬤嬤笑嘆道：「這世上再沒有比大小姐更慈悲心腸的姑娘了，您真是表小姐的救命菩薩！」

公卿勳貴、名門望族，娶誰嫁誰，考慮的從來是家族利益。但哪一家不是食指浩繁，三代、四世同堂？水既深且濁，誰家後院沒幾個死得不明不白的女人？相形之下，安慶王府人口簡單多了，實在是最適合大小姐的婆家。

只是寇準不省心，不似前世子那樣愛惜聲譽、潔身自好，別人送美女進王府，寇準一向來者不拒。

花榮月脾氣大、架子大，根本拉不下臉和那些小妾爭風吃醋，降低自己的身分，所以需要一名陪嫁的媵妾。

這位媵妾，必須容貌不俗，但又比花榮月差些許；良家子出身，家世地位卻與花

榮月無法比肩；性情柔和好拿捏，既上得了檯面又對花榮月沒有威脅性。表小姐寒蓮，稱得上是不二人選。

花榮月深思道：「蓮兒並非心竅玲瓏之人，又一向聽我的話，做了媵妾，即使鬥不過那些賤女人的狐媚手段，至少不會扯後腿，敢跟我叫板。」

「再借她一百個膽子，她也不敢啊！」周嬤嬤善於拿捏花榮月的心思，一見她想通了，便往深了說：「不是老奴誇寒蓮小姐好，她溫柔恭順，像小白兔一樣無害，又無依無靠，讓她做了媵妾，一來她會感激大小姐對她不離不棄，若再許她日後抬為側妃，她必定對您感恩戴德，不敢有二心。二來她身為媵妾，便永遠附屬於您，即使生了兒子也無法取代您的地位。三來由她去跟那些小妾們爭風吃醋，大小姐只管穩坐釣魚臺，端足世子妃的架勢，才不會有失身分。」

花榮月點點頭，想了想又凝眉，明眸中流露一絲不甘，「我爹也有侍妾通房，但沒有庶子庶女，我姑父安慶王也只有嫡出子女。」

男人三妻四妾是世俗規矩，但一想到小妾生的庶子女要喊她一聲「母親」，一種無名的陰鬱怒火爬上心頭，讓她噁心得想吐！

賤人所生的庶子女，連嫡出的一根腳趾頭都比不上！

周嬤嬤最是通情達理——在花榮月面前，她聞聲知意，笑道：「大小姐放心，老奴會把避子湯準備好，若不夠，還有絕子湯呢！」

「嬤嬤做得好。」也不問她從哪裡買來這陰損東西，花榮月目光一閃，「要不要先給蓮兒吃下去？我聽聞在皇宮內，無出的嬪妃才能得皇后青睞，活到皇上賓天。」

周嬤嬤內心抖了三抖，大小姐這招也太狠太毒了，寒蓮小姐才十四歲啊！「大小姐有吩咐，老奴立刻去熬『補湯』給表小姐喝。」

花榮月思及寇準那張臉那身板，活脫脫是給寇淮當護衛的料嘛，怎麼就當了世子？神色間不免流露出遲疑。「算了，再看看吧。」萬一寇準太不是人，她再委屈也只肯生一個，到時候再推寒蓮出去當母豬堵住公婆的嘴。

周嬤嬤一心全撲在花榮月身上，一語雙關道：「大小姐可知，繼夫人頗有賢名，對國公爺寵愛的李姨娘、孫姨娘，從不剋扣月銀分例，還將自己愛用的芙蓉香膏送給兩位姨娘一起用，那面頰抹了芙蓉香膏會更加細膩光滑，其他小妾可羨慕死了兩位姨娘。」

「她有那麼好心？」花榮月目露冷色。

「好心是好心，只是李姨娘和孫姨娘所用的芙蓉香膏裡面多加了石榴籽粉末，可以避孕，若是孕婦用多了則會小產。」周嬤嬤面容平靜得像在說今天天氣晴朗。

「至於其他不受寵的姨娘，國公爺授意用避子湯，繼夫人索性命人在避子湯裡添了柿子蒂粉。」

「柿子蒂粉？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用多了一樣可使人絕育，但不適合加在面膏裡。」

「嬤嬤怎不早點告訴我？那個毒婦，我早想扳倒她了！我去告訴父親——」

「大小姐千萬別衝動。」周嬤嬤按住她的肩膀，輕聲道：「國公爺知道了又如何？」

不教繼夫人去整治那些姨娘，大小姐樂意多出幾個庶弟或庶妹，日後和世子爺爭家產？繼夫人私心歹毒，但此事對世子和大小姐卻無害，所以老奴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不教這些骯髒事汙了您的耳朵。」

花榮月心頭一震。今日才得知祕辛，是因為她日後勢必免不了要管這些糟心事。

「嬪嬪，那加味的芙蓉香膏，您替我也弄些來。」花榮月啞聲道：「等王府來下聘後，就送兩盒芙蓉香膏去暖香院。」

「是。」周嬪嬪溫和柔聲道：「老奴這就給表小姐報喜？」

花榮月抬了抬手，周嬪嬪便退下。

當然是報喜，花榮月根本沒想過寒蓮會拒絕她或敢拒絕她。

寒蓮正在練字。

周嬪嬪踏進暖香院，格局小巧玲瓏，自然比不上大小姐所居的丹鳳院，但該有一樣不缺，瞧，屋簷下還掛兩個細竹吊銅鉤的鳥籠子，養著畫眉和黃鸝，是前不久大小姐命人送來的，就怕表小姐太安靜了又胡思亂想。

這深閨少女啊，一日前程未卜，便一日心神不寧，只消訂下了親事便什麼都好了，塵埃落定，該幹什麼便幹什麼去。

周嬪嬪一路走進來，丫鬟婆子個個停下手中的活計，向她低頭彎腰問好。

她帶著端正和善的面容穿越小花廳，走進東次間的書室，只見書架上擺滿了書，牆上掛著墨蓮、墨竹的對屏，一張黃花梨書桌，配上花梨木的扶手椅和兩張圓凳，矮几上擺著青花山水如意壺，插著大朵的鮮花。而黃花梨書桌上，文房四寶一應俱全，筆架、筆山、白玉雕採藥圖的筆筒、黃玉荷葉水洗……

周嬪嬪的笑容越發篤定了。這種好日子，是跟在大小姐身邊才有的福氣，哪有傻女孩捨得放棄？

從小寄人籬下的寒蓮小姐，早該認清了自己的身分等級。公卿王族的內院生活充滿了不公平，千金小姐們無形中也被人劃分了等級，不可逾越。

「周嬪嬪怎麼來了？」寒蓮起身相迎，柔和的嗓音帶著天生的嬌媚。「有事情吩咐小丫鬟來告知我一聲便是。」

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纏，周嬪嬪是不能得罪的。寒蓮吩咐秋水上茶點。

周嬪嬪敬她是半個主子，微微屈膝行福禮，起身時含笑打量著寒蓮，見她青絲如墨眉如黛，身材纖如弱柳，大有嬌怯之姿，身著孔雀藍繁繡上衣和雪色絲綢羅裙，髮間只簪了一支流雲蝴蝶釵，散發清新淡雅的自然美麗，周嬪嬪的眼裡閃過一絲算計得逞的滿意。

秀色清雅的蓮花，正好陪襯牡丹真國色的芳華盛豔，而又恰恰能壓過寇準屋裡一千庸脂俗粉的妾室。

寒蓮打開秋水端上來的剔紅葵花式蓋盒，一股甜香撲鼻而來，輕聲道：「今早做的山楂糕，表姊知曉我喜歡便命人送來，嬪嬪也嚐嚐。」

周嬪嬪跟在花榮月身邊，連燕窩羹都留了半碗自己喝，什麼名貴糕點沒吃過？不

過正好可藉由要寒蓮感恩圖報說起，點明她的處境、她的難處，而大小姐願與她共事一夫是多麼抬舉她，處處為她著想……

媵妾？正妻的附屬品，陪嫁物之一，不是憐恤表妹，要為她挑一門好親事？聞言，寒蓮的眉心微乎其微地蹙了蹙，唇欲言，卻在周嬤嬤的連珠炮下無法開口。

說一千道一萬，貴人的許諾不值一個屁！到底還是寒門孤女好拿捏，受了委屈也無娘家可撐腰。

端著平日慣用的鬥彩竹紋杯，寒蓮靜靜聽著。

「怎麼，表小姐不願意？」周嬤嬤的語氣中添了三分冷凝。「表小姐有更好的打算，我可代為稟告大小姐。」她忍了又忍，還是不小心流露不屑之意。

寒蓮嘆了口氣，說話的聲音很輕很慢，「嬤嬤說得我無地自容了，我只是太震驚了，作夢也想不到表姊願意委屈自己與人共事一夫。我算什麼？平凡的一介孤女，自舅母去世後，全賴表姊仁心護持才活到今日，我……我很害怕跟表姊分開，只要能一輩子跟在表姊左右，教我做什麼我都願意！」

她語氣誠懇至極，因為這是真心話。

感謝老天爺，她正瞓睡呢，便送枕頭來了。重活一世，寒蓮最怕的就是花榮月嫁人，到了她伸手不能及的地方。

周嬤嬤滿意地笑了，語氣溫和道：「表小姐果然是明白人，大小姐不會虧待妳的，以後有妳享不盡的福呢！」

寒蓮害羞地垂下眼瞼，周嬤嬤沒瞧見她一雙眼睛幽幽的，似古井，冰冷得無一絲暖意，凍人心腑。

過了天上王母壽日，安慶王府正式向寧國公府下聘，一百二十抬的聘禮，少說價值兩萬兩，說明安慶王府對未來世子妃的看重。

寧國公府開始為花榮月準備嫁妝，婚期訂在九月十八，畢竟長幼有序，在這之前要先為世子娶親，花榮信和毛景蘭的婚事訂在五月十六。

寧國公府一片喜氣洋洋。

花榮月既然看毛景蘭不順眼，不甘心白白便宜毛氏和毛景蘭享受寧國公府的財富，所以除了生母遺留的嫁妝鋪子她要全數帶走——花榮信也不與她相爭，還向父親要了一份豐厚的陪嫁，壓箱底的白銀就有一萬兩。

毛氏自是不悅，她的陪嫁不過五、六千兩銀子，便傲視毛氏一族的堂姊妹，嫁過來才知道寧國公府有多富有，而這些產業以後她的兒子也有分，她生的兒子越多就可以分越多，怎麼可以被花榮月挖去一大塊？

但這次寧國公不聽她的了，花榮月終究是他唯一的掌上明珠，連嫁人也不忘幫他解決一件煩惱事，教寒蓮做了她的媵妾，他省得操心寒蓮的親事。

寧國公很大方的也給了寒蓮一千兩銀子的壓箱錢，不過作為媵妾，安慶王府的聘禮自然沒她的分。

寒蓮一向溫柔乖巧，每日必去向花榮月請安，幫著繡嫁衣繡鴛鴦枕被，花榮月自

然不會讓她太累，不用半個時辰便拉著她一塊喝茶吃點心，十幾個繡娘難道是擺設？

寒蓮乖巧守本分，花榮月在吃穿用度上便對她非常大方，除了代表正妻地位的鳳頭釵、正紅色，妾室不能用之外，水紅色、玫瑰紅、粉紅色的絲綢、雲錦、蜀錦、綾綃、細羅，她都勻了一部分送至暖香院，更別提水藍、淡紫、湖綠色等更適合寒蓮的綢緞，一匹又一匹給得毫不手軟，相配的首飾也送去好幾匣子了。另外，還有昂貴的胭脂水粉和芙蓉香膏，寒蓮均欣喜若狂的收下了。

除了想好好拉攏寒蓮這位表妹，女子只要共事一夫就想分出個高下，花榮月要教寒蓮記住，身為媵妾，她的榮辱與否全在一念之間，花榮月可以抬舉她為貴妾，也可以讓她賤若塵泥，整個安慶王府，只有花榮月是她唯一的依靠。

見寒蓮唯命是從，花榮月很滿意，連周嬤嬤都得意自己出的主意妙。

花榮月偶感風寒，寒蓮領著雲雀親自為她煎藥，藥煎好了，用蓮紋青花小碗盛著，端至花榮月榻前，必備兩根茶匙，細心地將藥吹至半涼，寒蓮都會先嚥一小口，沒問題了才換另一根乾淨的茶匙，服侍花榮月用藥。

花榮月很習慣也很享受高高在上的滋味，但籠絡人心是必要的，美眸水光盈盈，笑睇她，「都是一家人，妹妹何須這般小心，難道我還信不過妳嗎？」

「是周嬤嬤教我這樣做的。」寒蓮柔婉的嗓音如春泉，在屋裡流淌。「周嬤嬤說姊姊日後貴為世子妃，要小心珍重自己的身子。」其實是她問周嬤嬤需不需要試喝一口，周嬤嬤沒有反對而已。

將忠心為主的功勞歸給周嬤嬤，周嬤嬤十分得意地受著，臉笑開如一朵菊花。「是啊，大小姐，咱們府裡的僕婦自然忠心於妳，不敢使壞，但婆家終究不比娘家，王府的水深著呢，在您誕下嫡長子之前，小心一萬次都不為過。」

花榮月想到寇準那些侍妾，還有安慶王的庶弟，二老爺一家子都還住在王府裡，甚至寇準的長姊華渢郡主寇渢，三年前死了丈夫，沒有子嗣，很有可能也會大歸回娘家，人多口雜，人心難測，還是小心點好。

「銀冰，我讓妳準備的銅胎琺瑯花鳥彩繪的長方三層盒，送去暖香院。」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一旦嫁人，她能信任的便是陪嫁的這些人。

銀冰屈膝應是。

寒蓮回屋後才發現那長方三層盒價值不菲，最下一層是滿滿的金豆子，第二層是一兩一個的銀元寶，最上層是四錢一個的銀餅。

「表姊出手真大方，有錢人就是不一樣。」

寒蓮明白，花榮月在給她做面子，嫁入安慶王府，即使是一名小妾，有錢打點僕婦，所受的待遇就會不一樣。

而寒蓮的顏面就是花榮月的顏面，花大小姐是最要面子的。

要收買人心嘛，自然從身邊人開始。暖香院的粗使婆子一人賞一個銀餅，屋裡伺候的丫鬟一人一個銀元寶，雲雀和秋水一人兩顆金豆子。

人人喜出望外，看寒蓮的目光多了三分尊敬。

寒蓮笑盈盈的。人死如燈滅，潑天的富貴也帶不走，她不在乎這些身外之物，反

而會妥善地運用這些身外之物。

幸虧原主已死，否則將遭芙蓉香膏算計！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以後就讓她回敬真正的青樓手段給花榮月瞧瞧。

第三章

過了幾日，安慶王妃回娘家探望意外小產的毛氏，安慶王和寇準也一道來安慰寧國公。

花榮月自然不便出面，尤其寇準也來了，她只有禁足丹鳳院，以免不小心遇見了未婚夫，於禮不合。

不過寒蓮就沒有這層顧慮，小妾從來不算正經媳婦，花榮月便命周嬪嬪陪寒蓮去正院，代替她向王妃請安。

安慶王妃和靜慧師父是堂姊妹，小時候也一起玩過，算起來是寒蓮的姨母，不過寒蓮一直是羞羞怯怯的小白兔，沒有花榮月發話，不敢主動湊到王妃面前討關愛，今日見了面，一樣深深屈膝拜見，恭敬道：「蓮兒見過王妃，王妃安好。」周嬪嬪在背後看著她呢。

「快起來，不用多禮。」安慶王妃容貌雅致，端莊貴氣，笑容溫和，只是多打量幾眼，便會發現眉梢眼角掩不住精明幹練的神韻，是當家主母才有的氣勢。

「多謝王妃。」寒蓮低聲道，又一個福身，誠摯無比的向床榻上的毛氏請安，「舅母安好！舅母今日的氣色比昨天好多了。」

貴婦生活靠演技，即使是裝也要裝出賢良大度的慈祥面容，雖然毛氏不過二十三歲，也要以長輩的高度寬容待下，笑得比親娘還溫柔，「王妃瞧瞧，我們蓮兒就是乖巧得人疼！說到底還是世子有福氣，快進門的世子妃美若天仙，陪嫁的媵妾如花似玉，表姊妹共事一夫，可是一段佳話呢！」

安慶王妃的笑容恬淡，自從得知花榮月讓表妹寒蓮做媵妾，心中不免存疑，若是嫁給寇淮，花榮月也會這麼做嗎？她到底還是看不上寇準，才會主動在夫妻之間安插一個第三者。

但媳婦的陪嫁再多，婆婆只能高興，總沒有人會嫌棄陪嫁多。

寒蓮她也喜歡，雖比不上花榮月的國色天香，卻多了一份幽靜安然，完全像她的生母，這樣的妾室不會惹是生非，令家宅不寧，倒是極好。

安慶王妃精明世故，如何看不出毛氏待寒蓮是晚娘叫心肝兒——嘴甜心冷，寒蓮的處境實在不易，既然她甘願為妾，進門後他們便華衣美食供養著，王府不在乎多養一個人。

想了想，安慶王妃招手讓寒蓮走近面前，褪下一只沉香木雕蓮花的手串，套在寒蓮如皓雪瑩玉的右腕上，觸肌香滑綿軟，王妃心中一跳，拍拍她的手，笑道：「權當我替世子聘了你，往後要好好伺候世子與世子妃。」

寒蓮十分感激，微微福身，「多謝王妃垂愛，蓮兒謹遵王妃教誨。」聲音輕極、雅極，恍若黃鸝出谷。

王妃面上掠過一絲淡淡笑意，送出蓮花木珠手串其實是一道測試，她很滿意寒蓮

謹守本分，伏低做小，沒有趁機巴上來叫「姨母」套交情。

毛氏卻有些微微驚訝，笑道：「以前都沒注意到，蓮兒有一把好嗓子呢！」過去寒蓮見她，就像老鼠遇到貓，不是躲在花榮月背後就是一味低頭，即使開口也只有短短幾個字，令她不屑又鄙夷，哪還會留意聲音好不好聽。

嗓子好是天生的，稍微練過會更動人心弦，寒蓮自然要好好運用。賢良淑德是正妻的教養，媚惑夫君的心才是妾室的職業道德。

閒聊數語，安慶王妃便讓她退下。

出了正院，寒蓮摸著蓮花木珠手串，嘴角噙著一絲若有似無的笑意，然而眼神卻是冰冷的——富貴人家果然無情，階級權力決定了一切。

走在她身後的周嬤嬤自然沒瞧見，內心暗笑，王妃手腕上套著名貴的玉鐲、金鑲寶石鐲子，卻給一串不值錢的木珠手串，虧得表小姐還寶貝兮兮的！果然啊，同人不同命，一位是鳳凰，一位是烏鵲變錦雞。

周嬤嬤不曉得，沉香木雕朵朵蓮花的手串是有錢也求不到的藝術品。

正在此時，不遠處有兩名男子走過來。

周嬤嬤上前一步，提醒道：「表小姐，是咱們世子和安慶王世子。」

寒蓮自然認得，周嬤嬤不過想倚老賣老。以前，寇準不如寇淮孝順、聽話、貼心，王妃回娘家往往陪著一道來，寇準通常跟三教九流的朋友鬼混去了，一年難得來一次，但也不至於見了面卻不相識。

此時也迴避不及，寒蓮立在原地。

寇準回頭不知說了什麼，花榮信停在十步遠的地方，寇準大馬金刀地走了過來，立於寒蓮面前三步。

寒蓮低垂著眼，規規矩矩地行了福禮，「寇世子安好。」

寇準微愕，真好聽的聲音，怎麼他從前沒印象？也是，這位小表妹就是一朵沉默的白蓮，沒跟他說過話，印象中，她只是花榮月的一道影子。

「寒表妹不須多禮。」聲音低沉渾厚，深目炯炯。他畢竟出身貴胄，即使過去常混跡三教九流之中，也不至於帶有一股草莽氣。

若說寇淮是文經武略、相貌俊雅的儒將，寇準就像一般的武夫，特別的高大健碩，濃眉大眼，高鼻闊唇，面容剛峻，比較像安慶王一些。

寒蓮多少有點同情他，心中嘆氣，從小常常被人拿哥哥做比較吧！而今又將迎娶哥哥的心上人，心裡不知是何滋味？花大小姐先愛上了寇淮，能移情別戀這莽夫嗎？

「寒表妹，我有話問你。」

他聲若洪鐘，寒蓮不禁抬起頭來，朝他禮貌性地微笑，她的笑容像稚齡的深閨弱質女，真誠又乾淨。

寇準不由心中感慨，這風一吹就飛走的小姑娘要做媵妾？她懂什麼？

他粗率的直言，「你為何想做媵妾？有人逼你，還是你自己心甘情願？」想進王府的女人多得是，他不碰不甘願的女人。

寒蓮愣了愣，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問她的意願，而非決定好了才以「施恩」的口

吻告訴她。她心裡，有一絲暖流湧過，她突然覺得，對未來更有把握。

這位年輕的寇世子，貌似粗豪莽撞，但還保有真心真情，不會老謀深算的掂量著娶妻納妾能給他帶來多少好處，他才二十歲，待他真心與否比陪嫁豐厚更重要。這些思慮只一瞬間，寒蓮再次微微屈膝，嫩音如弦歌般悅耳，「寇世子，我是心甘情願做媵妾的。」她仰望他的眼神溫潤如玉，卻又明亮如星。「從小到大，表姊是最疼我的人，怎會為難我呢？是我捨不得與表姊分離，所以對表姊說寧做英雄妾，不做庸人妻，表姊是為了護著我，才讓我做媵妾的。」

年輕氣盛，傲氣更是不缺，寇準雖然面上不顯，心花兒一朵朵都開了。

兩世為人，寒蓮最善於察言觀色，一看便明白這是年輕男子的驕傲，輕聲細語道：「表姊生得國色天香又賢良淑德、高貴端莊，能夠一輩子伺候世子和表姊，我心甘情願。」

她嘴甜，嗓音又動聽，像琉璃珠掉落玉盤，男人的心像被熨燙過了似的妥帖舒服。只是，有一點他不予苟同，花榮月是不可多得的絕色佳人，他承認，但賢良淑德？一年多前，花榮信訂親之日，花榮月竟騎馬在街上狂奔，縱馬踩死了一名貨郎，寧國公雖派人將事情抹平，沒傳出什麼不好的流言，可他心裡不再相信娘親說花表妹既貌美又賢淑的事。

鬼話！只是他也不在乎女子有點脾氣罷了，看來這位小表妹也是被蒙蔽之人，可憐見的，一輩子都將被花榮月拿捏在手心了。

「既然寒表妹是自願的，我就不多說了。」但見她輕垂玉頸，軟唇淡抿，盯著自己的鞋尖，說不出的羸弱稚嫩，他後院那群小妾怕要把它吞吃入腹了。

罷了，回頭讓母親把一些女人打發出去，省心的留下。成家立業，不好再渾渾噩噩地過日子，女人多是非也多，他可不想後院失火，若是貪圖新鮮花兒，外頭秦樓楚館多得是。

寇準摘下腰間懸掛的一塊羊脂玉珮，遞給她道：「也不能全無聘禮便把你抬過去，這給你當信物。」

寒蓮倒退一步，不敢接，朝後看了看周嬪嬪的臉色，搖頭道：「恕蓮兒不敢私相授受，方才王妃已賞賜珍貴的手串了。」

寇準擰眉，她何須看一個婆子的臉色？但不好在別人家多說什麼，只是一股氣非蠻幹不可，拉起寒蓮的右手，便是將羊脂玉珮塞在她掌心裡，斥道：「我說拿著就拿著！什麼私相授受，旁邊站的都是死人嗎？」

不等寒蓮拒絕，他便轉身朝花榮信走去，一起去了外院。

寒蓮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地望向周嬪嬪，驚訝道：「怎麼會有這樣蠻橫粗魯的人？這下子可怎麼辦？」手上的羊脂玉珮成了一塊燙手山芋。

周嬪嬪臉上卻淡淡的，暗忖，若寇世子是儒雅俊美的寇淮，能便宜你嗎？就因換了粗野的次等貨，才需要你擋在我們大小姐前頭！

或許是男人女人的觀感不同，寒蓮對寇準說的那些話，聽在周嬪嬪耳裡，就是在討好花榮月，巴結花榮月。

算你識時務，不枉大小姐抬舉你！周嬪嬪心裡冷哼。

捧著羊脂玉珮，似有千斤重，寒蓮全沒主張了，一對杏眼像小鹿般無助，「周嬪嬪，這可怎麼辦？」

周嬪嬪的笑容很和氣，「一塊玉珮而已，大小姐怎會放在心上？表小姐就收下吧！」真是眼皮子淺，沒見識。

「收下真的不要緊？」

「沒事，我會告訴大小姐一聲。」又不是寇淮世子請玉匠精心雕琢的白玉鴛鴦珮，價值連城，情義無價。

女人這一生，最難求的便是嫁個情投意合的丈夫。周嬪嬪每每想到這裡，便忍不住替大小姐嘆息三聲。

寒蓮放心地笑了，彷彿是初夏的粉蓮盛放，清秀無雙。

回到丹鳳院，花榮月得知寒蓮得到賞賜，只瞄一眼，完全沒放在心上，王妃和寇準賞賜寒蓮一件小玩意兒，不過是看她的面子罷了。

寒蓮陪花榮月用過午膳，喝茶消食。

花榮月不經意道：「妹妹以前喜歡吃醬爆雞丁，如今卻不愛吃，換口味了？」

寒蓮笑著打趣，「表姊從前愛吃剛起鍋的豆餡煎餅，後來不也嫌膩了？若是我沒記錯，去年表姊最常吃的點心是糖蒸栗粉糕，今年換了梅花棗泥餅。」

醬爆雞丁是青樓酒肆天天都會做的一道菜，鹹香下飯，配酒適宜，一般恩客常點來當下酒菜，看都看膩了。

花榮月笑道：「傻妮子，我是看妳喜歡吃，才吩咐廚房做的。」隨時不忘施恩。

「表姊待我最好了。」寒蓮的笑容甜如蜜。

兩人聊著京城勳貴最新的八卦，大都是花榮月在說，寒蓮很少出門，那些名門貴女上門串門也是找花榮月的，花榮月從不當她是同一階級的貴女，很少讓她參與聚會，所以寒蓮只有洗耳恭聽的分。

如今寒蓮要做媵妾的消息已傳出去，那些閨秀們下帖子邀小姐們過府赴春宴，以及接下來賞荷茶會，更不會邀請寒蓮了。

寒蓮即使受人慢待，也完全沒放在心上，她的目標始終只有一個——花榮月。

過了午時，有丫鬟來報，安慶王夫婦和寇世子用過午膳後回府了，還道：「不知為何，寇世子突然提及大小姐的愛駒胭脂。」

花榮月揚眉，「他說了什麼？」

寒蓮亦心中一跳，呼吸陡緊。胭脂馬？是那匹踩死她父親的馬？

那丫鬟回道：「寇世子問國公爺，胭脂處理掉沒有？」

「處理掉？他是什麼意思？」花榮月一怒，渾身上下透出一股清冷高傲的氣勢。

那丫鬟把頭垂得更低，「奴婢不知。」

周嬪嬪讓報信的丫鬟先下去，溫和地對花榮月道：「大小姐，胭脂是一匹烈馬，雖然從小被妳馴服了，但曾經出過事，終究不吉利，您看……」

「不行，我絕不同意將胭脂賣掉！胭脂是我娘去世的那一年送我的生辰禮。」花榮月美麗的鳳眸一沉，緩緩道：「我要告訴父親，胭脂將隨我進安慶王府，否則我不嫁！」

「大小姐！」周嬤嬤一臉震驚。國公府千金，又即將為世子妃，怎麼可以語出輕狂、任性倔傲呢？而且就為了一匹馬。

花榮月卻鐵了心，起身便朝外走，周嬤嬤和一群貼身丫鬟忙跟了出去，完全忘了表小姐還坐在一旁發呆。

果然，寒蓮被忽視得很徹底呀！

若真心疼愛表妹，何至於生生看著寒蓮被一樁破婚事逼得懸梁？若非求助無門，走投無路，小白兔有勇氣自殺嗎？

說疼愛道憐憫，倒不是沒有，但多屬錦上添花之舉。到了緊要關頭撒手不管，怕麻煩上身；若是像今天這樣的，更是立馬忘了寒蓮的存在。

需要陪嫁一名媵妾時，窮表妹又成了最好的人選。也是，生得豔麗傾城，豈能不自傲？家世高貴顯赫，自然目無餘子。

好，真是太好了。絕代有佳人，自私又自利，要利用窮表妹也不忘利用得徹底，一手棒槌一手甜棗，要人感恩圖報又要嚴控生育功能。

寒蓮心中冷哼，喝完變冷的茶，唇畔浮起一個可愛的笑容。

第四章

九月十七日，寇準領著一票哥兒們來催妝。

寧國公府熱熱鬧鬧地辦了午宴，過了未正，花榮月的嫁妝便抬出了寧國公府。

一百二十抬嫁妝後面是一頂青幃小轎，轎門上結著紅繡球，媵妾寒蓮，在二門上了小轎，由雲雀和秋水陪嫁，跟著嫁妝抬進了安慶王府。

早些天花榮月便交代寒蓮收拾箱籠，暖香院裡她慣用的文房四寶、書本畫軸、花觚掛屏、衣物首飾……能收進箱籠帶走的，全可以帶去安慶王府。

看寒蓮感動得熱淚盈眶，花榮月十分欣慰，見她沒有即將嫁人的嬌羞喜悅，有的是對未知未來的惶惑不安，不由安慰道：「妹妹不用擔心，一切有我呢！我和姑姑說好了，進了王府，妳不用和那幾個侍妾窩在采薇院裡，省得有人找妳麻煩。姑姑答應單獨給妳一個小院子，如同在暖香院裡過日子一樣，這樣的體面姑姑還是會給我的，畢竟妳是我的人啊！」

花榮月心情大好，待寒蓮越發寬大和大方。而她心情好的原由，除了嫁妝豐厚體面，陪嫁的田產鋪面足夠她一生錦衣玉食，因此腰桿子挺得直直的；安慶王府也不敢委屈她，由王妃出面將寇準後院的女人打發掉十幾個，只留下兩名侍妾年順慈和周吟鸞，與一名通房碧泉，皆是寇準尚未請封世子之前便在屋裡伺候的。

安慶王府的家風是很好的，即使寇準這般浪蕩風流，都沒有生出庶長子庶長女來。

寒蓮深深屈膝執妾禮，掛起清甜的笑容，「只消有姊姊在，我就不害怕了，心頭也輕鬆了許多。」撫著自己的胸口，吐出一口大氣。

花榮月莞爾，「妳啊，也不能老是這麼軟弱，不管將來世子再納多少女人進門，妳是貴妾，地位永遠在那些賤妾之上。」

寒蓮吃驚地搖手，「不會的，這世上的男子誰不愛絕世美人？娶了姊姊，世子爺不會再看外面其他女子一眼的。」

花榮月一笑若牡丹盛放。

倒也是，寒蓮身為女子也常常望著她絕美的臉蛋兒發痴呢，自己都沒發覺。思及此，花榮月便決定讓寒蓮體面地進王府，一舉壓過那些賤妾，也好給那幾個女人提個醒——媵妾尚且如此體面，世子妃更加尊貴無比，誰敢冒犯？

妾室沒有鳳冠霞帔，不能穿正紅色的衣裙，便為她挑了海棠紅的嫁衣，那豔麗繁複的花紋，色如流霞，映襯著寒蓮膚光若雪，如萬豔叢花中的一點素，有種纖塵不染的淡雅與高華。

周嬪嬪隱隱感到不安，覺得大小姐太抬舉寒蓮了，只是在大小姐心情正好時，是沒人敢掃興的。轉念又想，寒蓮日後頂了天就是個側妃，永遠威脅不了世子妃的地位，若敢蹬鼻子上臉再收拾她也不遲。

在熱鬧喜慶的鑼鼓聲中，周嬪嬪笑著目送寒蓮坐的小轎被抬出了寧國公府，明天可是大小姐出閣的日子，她還有得忙呢！

半夜起風，下了雨，秋風秋雨愁煞人。

站在廊簷下的寒蓮，攤開素白的掌心去接雨水，心想今日的迎親隊伍可辛苦狼狽了，若是雨不停，過了午時，送嫁的親眷、丫鬟嬪嬪，只能在鑼鼓喧鬧中撐著傘過來了，連新娘子都很難不被濺到雨滴。

成親之日，風調雨順，真是個美好的開始。

寒蓮揚起天真瀾漫的笑容，不管是下雨或下雪她都喜歡，因為再也不需要為了吃飽穿暖而在雨中奔波，或陪著無聊的文人在雪天賞梅吟詩。

她輕吟，「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。流霞姑娘，妳常誇我年紀小，記性好，是呵，妳吟過寫過的詩詞我全都記得呢！這一世，但願妳不會又倒霉的穿越而來，在妳的家鄉終老吧！阿彌陀佛。」她喃喃自語，只有自己聽得到，雙手合掌朝院子拜了拜。

「寒姨娘是在做什麼呢？」尤嬪嬪走出屋子，規勸道：「弄濕了衫裙不好。」

寒蓮回眸，雙手仍合十，輕聲道：「尤嬪嬪，妳也過來，我們一起祈求老天爺快快放晴，今天可是世子和世子妃的大喜之日，求老天爺快快放晴！」

尤嬪嬪看她虔誠朝虛空參拜，喃喃唸著祝禱文，語音清越，婉轉若黃鸝，真是天生好嗓子！幸虧是好人家出身，若是落在貧苦人家八成會被賣去當歌妓。

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啊！尤嬪嬪見識多了，不由心中感慨。許多名門千金，家世好，人也漂亮，在娘家自然好命，但在娘家好命只是一時的，嫁往夫家好命不好命，才是一輩子的事。

王府的大小姐寇浹、聖上親封的華浹郡主，在娘家何等尊榮顯貴，十六歲由太后賜婚，嫁給年輕承爵的宣武侯，夫妻十分恩愛，但西北蠻子作亂，宣武侯跟著奉恩將軍共同出兵，征戰三年，宣武侯戰死，奉恩將軍斷了一條腿，皇上重新啟用定國公，才一舉平復戰亂。

可憐的大小姐，二十一歲守寡，堅持留在宣武侯府守節三年，即使侯爺的爵位已

由宣武侯的弟弟承襲，沒有子嗣的寇決日子自然不好過。今年才二十四歲，難道要抱著前宣武侯的牌位過一生？王妃已決定，再過一段日子便接寇決大歸回娘家。

尤嬪嬪望著像下麵線一樣的雨絲，不大，卻也煩人，不禁嘆了一口氣。

世家貴女，看似風光好命，真正嫁得好的其實不多。

瞧瞧寒姨娘，委屈做了媵妾，但人家昨日進門，風和日麗，神清氣爽，冰肌玉骨不染點塵，不受一絲風雨。

花榮月今日出閣，一進門便是堂堂正正的世子妃，卻從昨日半夜開始起風，雨下個不停，迎親隊伍已然出發了，穿著簾衣騎在馬背上，如何突顯出新郎倌鮮衣怒馬的得意快活？到了下午，淋了雨的大紅花轎還光鮮嗎？還有人冒雨圍觀長長的送嫁隊伍？

這些雖是小事，跟以後過日子沒啥關係，但尤嬪嬪這年紀已經開始相信命運，開始在乎吉利不吉利。

但她是下人，不敢開口評論主子的是非。

「尤嬪嬪，妳看這雨會不會很快就停了？」寒蓮希冀地望著她。

「但願如寒姨娘所求。」尤嬪嬪並不樂觀。疾風驟雨，說停就停，綿綿細雨剛好相反。

寒蓮笑了笑，暗想，我求的是小雨小雨一直下。

用過午膳，由秋水替她撐傘，跟著尤嬪嬪去了豐澤堂，進了院門，繞過影壁，便是小花園，花樹一簇簇，繁花麗色，豔態嬌姿，萬紫千紅，沒有秋的凋零，反而占盡夏末胭脂萬點的喜氣，由此可見，為了今日世子娶親，王妃費了多大的心思。可惜，天公不作美。

三進的大院子由抄手遊廊銜接，可避雨雪，寒蓮蓮步輕移，知道這院裡的丫鬟僕婦雖然向她低頭屈膝，但同時也在打量她的一舉一動，她沒有東張西望像鄉下土包子進城，神態幽閒地慢慢走著，只以眼角餘光略略掃視，便看出豐澤堂比丹鳳院大了兩倍有餘，不愧是王府歷代世子的居所。

來到正院的花廳，尤嬪嬪向她引見一位年約四旬的體面僕婦，「這是蔡嬪嬪，王妃的陪房，是豐澤堂的管事嬪嬪，我們王妃的左右手。」

「尤家妹子可折煞我了！」蔡嬪嬪一看便是個精明能幹的，一臉笑呵呵的打量寒蓮。嗯，是天生的美人胚子，眉目溫柔，是侍妾該有的樣子，穿著石青底百蝶穿花的緜絲小襖，配一條石榴裙，戴著海棠花金步搖和金耳墜，打扮得清雅如月，又不丢了世子妃的面子，是個知禮懂事的！蔡嬪嬪微微屈膝，「奴婢向寒姨娘問好。」

「蔡嬪嬪客氣了。」寒蓮塞給她一個紅封。

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纏。王妃身邊體面的大丫鬟、嬪嬪們，若不打點一二，在王府的日子肯定不太滋潤。

蔡嬪嬪笑笑便收下，將寒蓮請至花廳旁的耳房歇息，讓小丫鬟送上香茗和兩碟點心，便自去忙了，尤嬪嬪和秋水在一旁照應。

若是一般的小妾，今天根本沒她們上場的戲分。

寒蓮是陪嫁的媵妾，世子妃進門拜堂後被送進新房，端坐於喜床上，照規矩她必須在新房裡伺候，直至宴客完新郎官回來洞房。雖說花榮月身邊的大小丫鬟一堆，不見得要她伺候，但做人小妾要守規矩，免得被挑刺兒。

酸枝木的茶几靠背椅，鬥彩花卉紋茶盞，泡的是明前的龍井，一碟蜜棗糕，一碟桂花涼糕，有打賞果然有差。

寒蓮當自己是上茶樓付錢吃茶點，感覺挺划算的。

她吃東西很秀氣，每一口都細嚼慢嚥，別人只當小姐的吃相本應如此，不知她是在細細品嚐食物的美味，每一口都很珍惜。

吃東西不再只為了果腹，而是一種享受，她嬌容上的笑花悄然綻放。

遠遠的，鞭炮聲、絲竹鑼鼓聲不絕於耳，迎親花轎進門了。

尤嬪嬪小心瞟了她一眼，以為是女人心裡都會有點酸，有點不甘，但寒姨娘卻笑得那般悠然自在，一臉春風。因為年紀還小嗎？

殊不知寒蓮心裡是真的高興。終於進門了，花榮月啊花榮月，你再也不能離開我了，要一直待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十年，二十年……我都不在乎，卑賤如我終於能坐在戲臺下看著戲臺上的公侯將相、鐘鳴鼎食之家的內宅大戲，為了不被趕出席位，我會一直努力下去，直到你倒下為止。不過，你放心，我的表姊，我自始至終都是站在你這邊的——不管是你或他人，都會這麼想……